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張能愈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二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樂

天下無必不可知之理天下無必不可能之事天下無必不可作之器天文樂律二者固稱絶學然精天文者代不乏人獨樂律議論愈多去古愈遠此非樂律真不可知不可能不可作皆論樂者不能推見本原

精求聲氣之元而徒執金石絫黍龠合分寸之説以誤之也欲正五音必先六律欲正六律必先黄鍾欲得黄鍾必先審聲氣之元欲審聲氣之元必先致天地之和欲致天地之和必天子建中和之極後世作樂不先講中和位育而紛紛於斛尺秬黍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

候氣者古人所以驗天地之和也王者已致其中和位育矣然未知已之果出於中和天地萬物之果登於

位育否也於是為之候以吹之吹以聽之吹之聽之而果得所謂中正和平聲氣之元矣則又為之被以管絃和以節奏薦之上帝饗之祖考所以告成功於鬼神不敢以私意飾為笙歌欺祖宗欺上帝也今人不知致中和以位育天地亦不問天地之位育與否而但云候氣不知所候之氣果屬何氣與

樂有樂章有樂音樂章成於人樂音出於天天人合德故可以殷薦上帝後世樂章矯誣既無可取而樂音

又皆出於穿鑿豈能諧神人和上下

天地之氣不可强當其和時則候得和氣當其不和時則候得戾氣此萬萬不爽之理故三代以下無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時其候氣之法作樂之法與夫斛尺秬黍當無彼此之殊也然而孔子於古今之樂獨稱舜樂且謂韶盡善盡美武盡美未盡善則知作樂根本全在當時帝王中和位育故當堯之時則有堯之氣當舜之時則有舜之氣當桀紂幽厲之時則有

桀紂幽厲之氣故堯舜禹湯之時而反候得桀紂幽厲之氣作桀紂幽厲之樂決無此理則知桀紂幽厲之時乃欲候得堯舜禹湯之氣作堯舜禹湯之樂有是理哉乃後世胡范司馬諸大儒於皇祐元豐欲復簫韶九成之舊而西山蔡氏又鑿鑿著書以元聲為必可得其亦未之思矣

王陽明曰韶是舜一本戲武是武王一本戲二語妙極則知桀紂幽厲自有桀紂幽厲一本戲人君表也表

正則景直樂無心焉樂無權焉治天下不求君心而求之樂是猶不立表而求直景有是理乎

樂由天作不特候天地之氣而作者謂之天即非候氣而凡出於無心者皆謂之天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使之然而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其間有天焉故審音可以知樂審樂可以知政季札觀樂於列國之興亡一一不爽蓋列國之樂皆成於無心無心則合天是以興亡之徵

皆先兆於聲而不可掩所謂惟天不容偽也不然誰不欲為夏聲者而獨讓秦之樂為夏聲耶

有天下之樂有一國之樂有一人之樂咸英韶頀天下之樂列國之音一國之樂也執玉高卑其容俯仰當食而嘆無喪而戚一人之樂也而其中之莫知其然而然則皆天也

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陳後主作無愁曲曲終樂闋聞者莫不

隕涕隋開皇初新樂既成萬寳常聽之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聞琵琶新聲曰宫聲往而不返帝必不令終此數主者其製樂未嘗期於亡國也而卒至於亡國其聲皆驗此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樂由天作

或問予云樂由天作凡樂之成必象人主之德否必兆一國之興亡然則樂皆以無心作之可矣乃孔子論為邦又何必曰樂則韶舞也曰前此之論樂言帝王

作樂之理也孔子之論樂言帝王用樂之道也葢樂之為物感於物而後作故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其既作之後則又足以感人故記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帝王之治天下功成作樂一本乎德與時固不可强若夫前代帝王之樂其聲音節奏備在樂官者則固可用之以調情淑性化民成俗孔子之論韶舞葢當時之韶樂聲音節奏猶有存焉故也後則古樂

盡亡而論樂者猶以為韶舞可復是不識作樂之理與夫用樂之道安可與之論樂乎

人聲可悟樂律喉律管也其聲閎者宫音也高亮而噍殺者商音也確以止者角音也慓揚者徵音也沈細者羽音也然一人之喉又各自具宫商角徵羽所謂十二律旋相為宫也中央之音宫西方之音商東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徵北方之音羽律管應五方之氣也

人之生有聲中黃鍾之宮者有聲中其律者古者太子生太史必吹律以聽其聲是也

喉律管也心律本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心者聲氣之元也喉者所以候氣也故欲調聲者先平其心和則氣和則聲和矣

有天樂有人樂人樂以喉為律管以心為聲氣之元天樂以律管為喉以天地之氣為心古之天樂實本人

樂而起者也故樂以人聲為主

樂可以知吉凶以其得氣之先也凡人與物皆乘於氣氣不可見惟樂能宣之故善察微者審音以知吉凶識天地之氣也近世有風角鳥占總為審音之樂則知凡天地之聲皆樂不必五音六律而後謂之樂也

論樂必須定中聲古今聚訟究竟中聲亦不難知只廣大和平者為是世有聖人其心廣大和平則自能知廣大和平之聲

黄鍾為十二律之君故聲如洪鐘中黄鍾之宫者其人必大貴商為西方之聲者其人必好殺

十二律彷人聲而作非人聲似十二律律音有定人聲無定故律管既成之後即以之節人聲欲使之得其中也今伶人唱曲多有吹簫管和之其音有入簫管者有不入簫管者此即中律不中律之謂

黄鍾候氣必正冬至必定土中今厯法既有歲差土中又自不同則黄鍾之長短清濁古今亦必有不同者

世儒拘執古法皆非也

黄鍾候氣必正土中然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也故土圭測日景嘗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嘗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黄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灰飛始應按此係舊說予謂恐未必然候氣所係在淺深不在偏正也

蔡元定作律呂新書以律管尺寸古今聚訟難以憑準欲多截竹以擬黄鍾此意甚妙但此法止可省爭辨尺寸之煩至於律管之音與古黄鍾合否則未可必予意樂主於聲則審樂斷以聲為主紛紛論器論數皆後一着事也觀聖人既竭耳力句可見

律管參驗天地之氣斟酌中聲以和人心蓋三才之道備焉王者能理三才則律管正矣

樂律必始於候氣然候氣之法最難三代以下未聞有

能候氣者隋文帝時牛弘典樂依古法候氣氣或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文帝詰之牛弘不能對洪武中亦曾候氣而氣終不應後太常官無别法潛為地道通密室之下實以石灰候冬至節至則以湯灌之氣升而灰飛率以為常此見世法録由此觀之則樂律即候氣一事後世已不得其法而紛紛然欲多截竹以擬黄鍾取羊頭山黍尋河南葭灰辨今尺古尺卒之迄無成效無足怪也

候氣之法擇地尤要地有偏中氣有先後江南早春江北晚春古詩河畔水澌長安花落是也地有五方五方各有氣五氣各有聲然惟中央者為中聲故欲求中聲必求中氣必擇土中此候氣者所當知也

凡人心與天意人事與天道往往暗合世人即極意矯揉造作不過適如天意而止堯舜之時其造律非於候氣之後如後世多截竹以擬黄鍾也所謂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天人適相合耳以此知

後世所造之律雖未嘗候氣然愚以為茍以之候氣則亦未有不相合者蓋天人無不暗合也隋文時候氣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此非不盡善蓋天人之氣亂矣氣亂則其律亦必亂亂與亂天人固自相應觀其建國不過再傳則氣之亂驗矣天人相應契若毫髮不務修德以回氣數以合天心而顧擾擾於候氣之說祈欲上合古初豈不為造物所笑耶

天地之氣猶人身之脈脈亂則其人亡氣亂則其國壞

世有識微之士其於候氣之至或治或亂固應知之即或豐或凶或水或旱亦必先知之蓋天地之氣應於節候必自不爽特世無聖人能識天地之微耳

樂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蓋一定之理凡琴瑟之絲數鐘磬之銅劑簫管之竅孔皆准於此非是則不能成聲矣此法伶工遞相祖述原未嘗廢特習而不察耳儒者但當審聲若製器則工師之事不必侵官也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樂如是而已器數非所急也

樂有十二律六為陽六為陰其陰者又謂之吕故曰六律六吕律者法也吕者助也十二律皆可為衆音之法故通謂之律要而論之六律又可為六吕之法故亦謂之六律五音宫商角徵羽然其端原於人聲之喉舌齒唇牙喉宫音也舌徵音也齒商音也唇羽音也牙角音也中土之人多喉音南方之人多舌音西

方多菌比方多辰東方多牙

五音非一定之聲在太蔟為宮者在黃鍾則為商在姑洗為宮者在黃鍾則為角故善考律者必曰聲中某律之宮若不言某律而泛稱宮商非定論也

凡旋宮皆以隔八相生取之如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太蔟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以下皆然

蓋十二律皆有五音故謂之六十調又合二變聲故謂之八十四聲此旋宮法也正聲之止於五變聲之

止於二皆有天然一定之理俱於三分損一上得之正聲至五聲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故止於五變聲至二聲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故止於二邵康節觀物外篇謂以日出日入為法非是律呂新書疏之甚詳黄鍾一聲而已以三分隔八之法遞相差次而有十二律以十二律遞相差次而有六十四調八十四聲蓋天下聲音之變盡於是矣此古者制樂以擬人聲意也

十二律至仲吕相生之道窮矣蓋仲吕隔八即黄鍾以下與黄鍾所生相同若以之為七聲則商角徵羽皆高於宫聲矣故為變律而其數止用黄鍾之半其不能不為七聲者不具七聲則一律簌非天地之完音欲具七律而仍用黄鍾則不可若不用黄鍾又無從起數故於黄鍾諸律止用其半而其聲出於本律此所以謂之旋宫而見天地之氣相循環而不窮也噫微矣

國語伶州鳩曰律者所以立鈞出度也韋昭註云鈞謂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製如何朱子語録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為宮便以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均蓋以律管雖可以齊五音而吹有重輕則音難遽定非神瞽不足以知之故依律而製音一定而易調也漢京房亦以竹聲難調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

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準即古均鍾意也又梁武帝作四通亦絲聲與準同意

樂之難諧大約學士大夫泥樂理而不知樂音工師伶人識樂音而不達樂理其實樂者音與理而已其聲翕純皦繹則音正焉廣大和平則理存焉故君子但當審音察理若夫器數之事如銅劑之厚薄律尺之長短則工師之事聽之工師而已不能審音奪理而

反紛紛於銅劑律尺究竟不能通曉反為工師所笑如宋景祐之樂李照主之然太常歌工病鐘聲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聲清歌協而照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指寸不用徑圍且製器亦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非漢津之本説而漢津亦不知則知論樂不務審聲而紛紛器數者大抵皆説夢也

蔡元定律呂新書尚不可用况其他乎

洪武初嘗諭禮部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今之律呂出人為知巧之私天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是以雖用古之詩章古之器數亦皆乖戾而不合凌雜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而為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數語盡古今論樂之弊

問太史公云六律為萬事根本而於兵械尤所重如何

曰度量衡皆起於律所謂為萬事根本也兩軍交戰之時其吉凶必有氣氣與聲相近故吹律則能知之猶之望氣之學也其於關係尤大故曰尤重

樂不過聲詞二者聲要渺而難尋詞平實而易辨三代而下求詞之合於雅頌者寡矣聲云乎哉

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詩詞也詩詞得所則樂正矣學士大夫不正樂於詩辭而欲致力於聲音求之不可依據之天即求之聲音

又不知旣竭耳力而徒爭於累黍斛尺以較論夫長短容受所以本末倒置而反爲伶人賤工所笑也

洪武癸丑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前導遂命翰林儒臣撰樂章諭之曰古人詩歌樂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矣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無有所避於是儒臣乃上所撰神降祥祝酣酒色荒禽荒諸

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命禮部付歌工肄習之按此真得古人詩樂本旨蓋祭祀還宮之日正去敬就弛之日也於此而敬則無不敬矣回鑾歌煞有深意

祭宗廟詩詞撰述貴誠誠則可貴如思文之頌后稷天作之頌太王維天之頌文王執競之頌武王成王康王其辭皆實而不夸故奏之者不慚聞之者足戒若漢魏而降宗廟詩詞非不極鋪張揚厲然於誠之一

字殊有未當君子讀其辭未嘗不嘆其德矣
按漢書稱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十六章為房中
樂今觀其辭不類房中而四章之中復有乃立祖廟
之句且漢高之世不聞別有宗廟樂歌而孝惠之世
復更名其樂為安世樂則知此歌雖名房中實亦宗
廟所通用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禮樂其所不貴魯
兩生不赴召而叔孫通以綿蕞繼之樂歌之成於婦
人不足復論矣顧詩歌之中不盛稱功伐而以大孝

休德為言且言之重辭之複似乎知所本者但漢高之有天下功差不媿德則驂馬而至於孝之一字則分羹擁篲頗多負疚以是告之宗廟得無有慚德歟
或謂文廟佾數宜從八宜從六言夏曰宜從四謂孔子嘗為大夫也予曰不然孔子雖嘗為大夫然使今日文廟之主仍稱魯司寇則四佾宜矣今廟主稱至聖先師是已尊為百世師在帝王之上豈可律以大夫之禮乎愚謂天下之人凡天子公侯大夫士庶皆有

定分惟師無定分不可以等級拘也祭禮佾數天子當用八諸侯當用六大夫當用四各以已所應用為尊師之極致既無僭越之愆亦無貶損之咎隨分致虔各得自盡與禮祭用生者之禄義特相符斯為至當

問今文廟所用乃宋大成樂今佾數既有差等則樂舞之制當何如曰經言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非必不可與不可作之事有聖人起文廟樂舞可以意創

也曰創之之大畧何如曰樂以象成舜之徳在揖遜則其樂揖讓周旋武之功在征誅則其樂總干山立聖人道貫百王徳備文武而其澤及萬世者尤在詩書六藝則其樂制當兼文武舞而更益以詩書六藝斯為有當

審音不難且即以俗樂論之如琴瑟之與琵琶皆絲音也而琴瑟之聲疏而雅琵琶之音繁而哀此共人所知也又如笙簫之與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簫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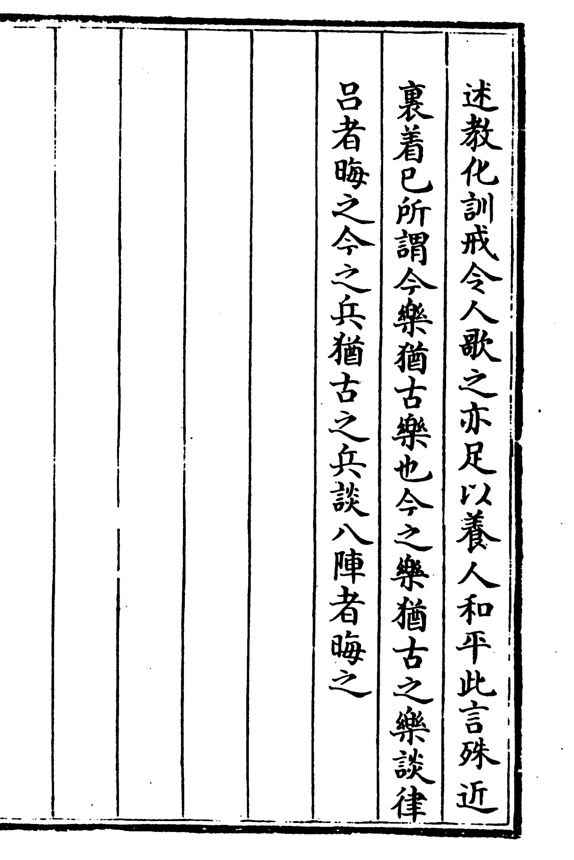
和而柔羌笛之音厲而勁此共人所知也其他鐘磬之與鉦鈸堂鼓之與羯鼓往往可審推此則中正和平之音非必不可求者故曰有中德者必知中聲俗樂之音最當審蓋俗樂皆無心而作卒然而興由於人心之好尚人心所在則氣運存焉此其間皆天也嘉隆間吾州有魏良輔者始為崑腔其聲舒長而高亮一時人士皆慕好之此後吾地太平幾百年亦音之先驗者歟今則崑腔雖存其音節皆變而淫靡哀

促矣又有張三者善彈三絃子其音繁而淫則風俗亦為之一變又近時音樂横笛羯鼓高吹急擂器凡八名為打十番未幾中原戰伐遂起聲音之先驗如此

陽明有言韶武是舜武一本戲此明以今之優戲為樂也今即以優戲觀如琵琶躍鯉之屬其詞曲猶本於孝義至西廂則導淫矣今則琵琶躍鯉置不觀即西廂亦以為村朴不知何所底止是一優戲亦有古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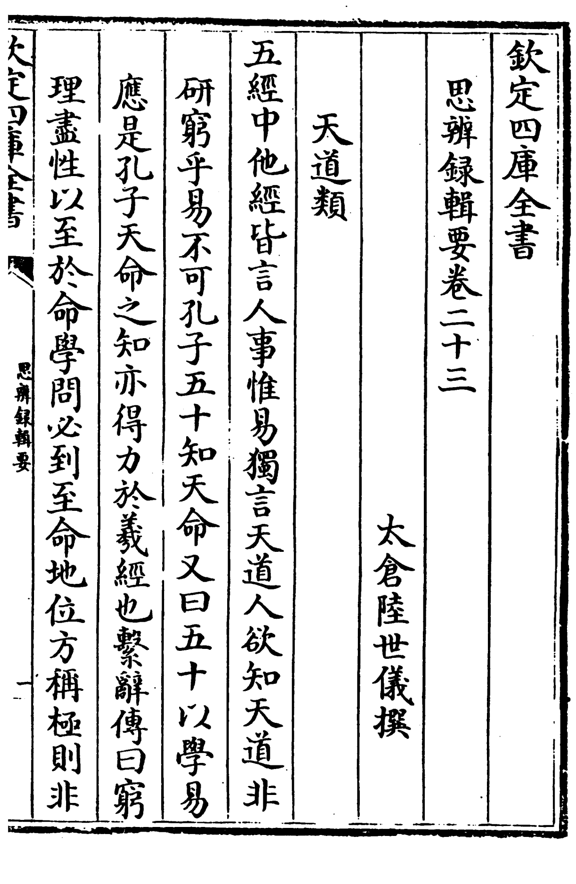
今樂之分況雅樂哉
優戲不但套數有今古之分即音節亦有今古之分凡
舊戲即極忙迫時音節亦整新戲雖大團圓時音節
亦悲莫知其然而然此謂天人暗合
金華文統云漢以後以俗樂定雅樂隋以後以北樂定
雅樂故天下後世不知雅樂正音其言甚正然雅與
北俗雖異而聲音之理未嘗不通欲知雅樂未始不
可於俗樂北樂中參求反觀而得者孫應鰲律呂殺

明載西域蘓岐婆一均七音與華相同又沈氏筆談言今之燕樂與古樂相近但高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所謂合字大約當大呂以此觀之北俗雅樂雖大相懸而其間旋宫之法則大約相類也即此審之辨其所謂淫濫驕僻而後反求其所謂中正和平則聲音之理於焉在矣豈必盡去今樂而後得雅樂哉朱子曰古樂亦難遽改且就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攷其律吕令其得正并令詞臣撰製樂章其間略



述教化訓戒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和平此言殊近
裏着已所謂今樂猶古樂也今之樂猶古之樂談律
呂者晦之今之兵猶古之兵談八陣者晦之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二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三

太倉陸世儀撰

天道類

五經中他經皆言人事惟易獨言天道人欲知天道非研窮乎易不可孔子五十知天命又曰五十以學易應是孔子天命之知亦得力於羲經也繫辭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問必到至命地位方稱極則非

天下之至人其孰能與於此

憶昔戊戌歲江陰孔㕘園沙介臣曹頌嘉諸子問向來諸儒言學必有宗旨先生居敬窮理亦是宗旨否曰固是然此四字畢竟是起手工夫上多若論其全則有四語曰尚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德王道以會其全盡性至命以要其極能盡此四言方是古今來一大儒者

天人一也然未知天命則天與人猶是岐而二之惟一

知天命則此際天人渾是合一天即我我即天心性形骸都無間隔然此非研窮易理太極西銘爛熟胸中實實見得道理現前縱有些微省悟亦是電光石火

朱子初年見李延平將謙開善話頭來說延平曰公於何處懸空會得許多道理朱子憬然乃循序漸進後來漸漸升堂入室究極精微至今讀其註易註太極通書西銘無一語不透露亦無一語不平穩切實蓋

功夫得其次第也今之學者若天資高妙便要說頂上話頭下截工夫便不肯做其篤信謹守之士則又死煞按定腔拍不能開展尺寸乃知狂狷猶可尋求中行真正難得

知天命必要本易與太極通書易與太極通書必要本程朱今人亦講天命亦本太極通書然只是打合二氏走入哇爪國裏去

昔人謂易經四聖而象著然羲文周俱是作易惟孔子

是學易吾人學易學孔子而已揚雄關朗之流皆思作易真是不知分量惟周程朱乃是學易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全民用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則嘗在於用故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為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體

詳其卦德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考其位次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于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參決之何以為吉何以為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便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抬頭舉

目無非易理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序卦雜卦縱横開合無不成易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也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人事而天道則俟其自合庶不失聖人下學上達之旨

靜坐讀易覺得伏羲畫卦時天地萬物雜然在前何以見得天地間只是隂陽兩物既見得是隂陽何以見得陽之象必為竒隂之象必為偶便決然下此二畫

此際便是太極

陰陽對待是先天說出五氣流行是後天說出合二氣五行而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又是周子說出雖道理合下便具而逐層洗發不可不知

伏羲畫卦卦而已未嘗有所謂太極也文周繫辭辭而已亦未有所謂太極也至孔子贊易而曰易有太極始發出一太極之名此是為萬世特開生面學者須是要認得太極別人說不濟事須是自已真正認得

也

太極二字自周朱發明之後後人更不疑惑若自宋以前則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前列子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漢志函三為一其說紛紛是否莫辨以此知周朱發明太極之功真在萬世

中庸一部書句句言人道却句句言天道能如中庸方始是天人合一

問博厚高明悠久是單言天道曰此正是言天人合一

處言聖人與天地同一博厚高明悠久而未舉文王以為証會得此意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總是聖人與天地同之也

不是天人合一如何能盡已性盡人性盡物性

戒懼慎獨盡性也中和位育至命也一部中庸却是此意

周子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不知者誣之謗之或謂得之陳摶种放穆修或謂師事鶴林寺僧

壽涯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為己重如謂孔子為釋迦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繫辭即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即易有太極也次◎即是生兩儀也次(水火土木金)即兩儀生四象也(男女)天地絪縕萬物化成也(萬物)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而議論叢生是非信口總之不肯細心觀圖并不肯細心讀易

太極圖甚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曉中間一圈

即易經上太極一〇旁邊兩抱即易經上兩儀二畫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濂溪先生便把伏羲二畫彎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創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生既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卒章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傳伯成

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旡妄蒙艮等說而無所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為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論次第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為一書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後故耳朱子取以貫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為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

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三句

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祖繫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祖中庸天命之謂性周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成性而暗合於子思孟子自周子以後則凡言性與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顔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太極圖說朱子註中庸天命節亦本太極圖說也

凡讀人制作須是徹首徹尾看他意思所在然後方可立論如周子太極圖說若不看他通篇則以首句為

二氏亦不為過今其書具在學者試徹首徹尾讀之有一語涉二氏一字涉二氏否象山以客氣待人遇前人制作不論全篇只摘一二字詆排呵叱此豈聖賢平心之論

朱子論太極圖有統體之太極物物之太極二語甚妙統體即大德之敦化物物即小德之川流二太極似無不同然而有不同者統體太極是就物物之前而推其所以然朱子所謂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理

先於氣也物物太極是就物物之中而指其所當然
朱子所謂既有是氣即有是理理在氣中也二太極
然有不同須要細心體認
粗看太極圖若頂上一圈便是統體之太極陰陽中間
一圈便是物物之太極若細看則有數層頂上一圈
是生陰生陽之所以然也統體之太極也陰陽中間
之一圈是陰陽各有一所當然也物物之太極也若
以陰陽對五行而看則陰陽一圈是五行之所以然

統體之太極也五行各一圈是又五行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下面妙合而凝之一圈是成男成女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成男成女之一圈是男女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以男女對萬物而觀則男女一圈是人生人物生物萬物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萬物一圈是既生人既生物而萬物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須要細細認得細細分別得一而二二而一纔妙

識得此意方知周子於陰陽五行妙合而凝男女萬物上各着一圈不是無謂故朱子有五行各一其極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之語學者不細心未免混混讀過

太極在陰陽之先在陰陽之中只不在陰陽之外在陰陽之先者統體之太極也不雜之太極也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也所以然之理也在陰陽之中者物物之太極也不離之太極也既有是氣即有是理也

所當然之理也若陰陽之外則無太極所謂除却陰陽不是道惟二氏則外陰陽而言太極故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釋氏曰空刼以前真已

太極在陰陽之先者似乎在陰陽之外然此只是即陰陽而推其所以然如陰陽之一動一靜氣也然必先有動靜之理而後動靜此之謂所以然也所以然只就陰陽上推出原不離陰陽不是另有一個太極在前生出陰陽來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

恐人外陰陽而求太極

朱子太極圖說註極其精當然其中亦有三處可疑一則解剝圖體旣以水為陰盛金為陰稺火為陽盛木為陽稺而分解陽變陰合句又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夫圖體所定方位亦是說生之序而互異如此故雖篤信如黄勉齋以為疑然陰陽總無定在或初間以圖之左右分陰陽此則就河圖分陰陽亦無不可其二是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性句應屬下文蓋太極圖說有五段大意自無極而
太極至太極本無極也是說道生天地自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天地生
人語備載庚子太極講義中玩五行之生也句一也
字便是起下語氣與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作一串讀以起下文五性二字蓋不先說明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則二五五字與五性五字俱無着落
故特地於中間添入此二句乃朱子竟以此二語讀

連上文而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
極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便是
結上文語氣與周子本文語氣不合至於分解註中
解無極之真一段又以一性字領下而曰性無不在
又曰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不但此
處不當以性字貫而以性為主而陰陽五行為錯綜
其語恐亦未妥其三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節末句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觀又曰二字是於三

句之外又另提此句來講以見死生之說亦不過即此陰陽太極動靜之理而註中重復將陰陽剛柔仁義來說亦欠明爽此三處皆有可疑

文公解圖煞費氣力故其解中亦往往有過費氣力處文公解圖妙于即以通書解圖煞其病處亦在於過用通書其解通書妙於即以圖解通書煞其病處亦在於過泥圖凡道理只平鋪放着觀之自見

問萬事萬物根本於太極太極却歸何處曰太極即散

見於萬事萬物

顧涇陽先生云異教家往往好言天地未生前父母未生前不如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於此有得則二者皆在其中矣愚謂涇陽言錯此二語者儒家亦何嘗不言天地未生前太極也父母未生前繼之者善也易經上明明說過人於此處不究心即究心亦不熟見異教拈出便以為另是一條道路而不知實非另有道路也但異教論天地未生父母未生則又不

如此解盖若如此解則仍是儒教故必詭異其辭秘容其旨以為不落言詮不入見解切忌説破也要之二語若不如此解便不是故曰吾儒之外無道

一僧問曰儒家説太極之前有無極且道無極之前還作甚麽予曰和尚且道無極是甚麽來僧不能答不識無極道不得太極字不識太極道不得無極字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配天地故能盡道只此四句可該太極圖一篇之義

或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朱子曰是理動靜愚謂不若云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

朱子曰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愚謂如此是仍以動靜分體用了且語意未明疑是門人誤記不若云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太極者動靜之主宰似較明白

理氣二者原不可分先儒之說甚多無有出此者朱子
獨謂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予向來體認不得其
解近謂蔡虛齋蒙引恍然有會於朱子之言而知虛
齋之說有未暢也虛齋之言曰理氣是一齊有的朱
子雖就天道本體言然天道本體豈容無氣此就天
地已生後論矣朱子謂理先於氣是就天地未生前
論假如輕清上浮者為天是氣也然必有輕清上浮
之理而後輕清者浮而為天重濁者下降而為地是

氣也然必有重濁下降之理而後重濁者降而為地不然何不聞重濁上浮輕清下降乎譬如人着新衣忽生蟣虱此氣之所成也然必有生蟣虱之理而後蟣虱生衣服外面則不生矣無是理故無是氣也豈非理先於氣乎

喜而後喜氣生怒而後怒氣生有是理故有是氣喜而餙怒怒而餙喜則氣不至矣無是理故無是氣也

尊素尋思理先於氣之㫖久而未得時方與蕃侯論集

義養氣予呼尊素曰理先於氣尊素大省稱快

羅整菴論理氣以程伯子原來只此是道一語為定論以伊川所以陰陽者道為漸有二物之嫌又以朱子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語為直截而以理與氣決是二物氣强理弱與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之語為未合以予觀之程子朱子之言皆是整菴之見猶有未到也蓋氣只是陰陽理只是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明道原來只此是道之

語與朱子陰陽不息即是道是說不離陰陽之太極伊川所以陰陽者道與朱子理與氣決是二物云云是說不雜陰陽之太極整庵疑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薛文清見亦同此

整庵疑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以為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為二物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予以為整庵之言理氣亦固矣夫即氣是理者以為氣之中即有理非氣即是理

也既非氣即是理則安得不為二物

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未知即氣是理之人若與之

析言理氣恐其認作二物若既知即氣是理之人雖

與之析言理氣終不害其為合一也周子三言正是

指出理氣渾合無間之妙整庵乃必以合字疑之何

也

只一箇理字一箇氣字字義各有不同便是二物矣豈

必各有形質而後謂之二物耶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中庸註所謂氣以成
形理亦賦焉也
整菴曰隂陽太極未合之先二物果各安在予以為此
無難曉即如此火爐子是氣也上可藏炭下可通風
即所以為火爐之理也當既有火爐之時所以為火
爐之理即在此爐之中未有火爐之時但無此爐之
形耳所以為爐之理固在也所以造爐之木石銅鐵
亦在也安得以為遂無着落耶

理只是氣的源頭整菴不識伊川所以二字之妙便終身疑惑到底

整菴最愛程伯子原來只此是道一語子謂即此便可見理氣是二物盖只此是道所謂即氣是理也妙在原來二字煞有深意未嘗言此便是道假如有一器於此指謂人曰此中有道便說得去若謂此就是道便說不去矣整菴認真道即器器即道之說以為其中更不容着一語未免反生鶻突

朱子理與氣決是二物一語煞是下得倒斷無本領漢決說不出

就不雜陰陽之太極言理氣是二物就不離太極之陰陽言理氣亦是二物此處看得明白方是學問

整庵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是即就聚散上觀理而不知所以為聚散者理也宜其於程朱之言多所未合矣

看來整菴只未會理先於氣之旨便有許多不合處予庚辰春初偶見到此後來觸處俱無疑礙

胡敬齋氣乃理之所為及所以為是太和者道與有理而後有氣三語皆無可疑至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為易即道之所為則欠明通矣整菴疑之是也至於余子積性書則悖謬之甚

蔡虛齋謂理全而氣分似亦未妥夫理有全有分氣亦有全有分天地氣之全者也萬物氣之分者也統體

一太極理之全者也物物一太極理之分者也

凡事凡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即氣是理也至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非明乎理先於氣之說其孰能知之

知當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

先儒論理氣既曰理在氣中又曰理先於氣既曰即氣是理又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凡此等處俱要看得歷歷分明絕無分毫窒礙方是學問

理先於氣一語明儒中惟崑山魏莊渠見到餘則多有未曾論及者或有論及而終於格格者乃知此處工夫急切正未易到

吳康齋見耕耘者曰此亦是贊化育此語非有得者不能道

陳白沙學問以自然為宗最近於天然却又是曾點一家只是天機動盪非性與天道全體太極之天

朱子論理氣之言最精當者有曰必先有是理然後有

是氣既有是氣即有是理又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似而理絶不同此四言皆論理氣之的學者宜將四言參伍錯綜尋求玩味使其貫串通徹于胸中全無一毫疑惑則天地萬物性命之理瞭然若揭矣

高景逸先生云若説有生天生地者便不是動静無端陰陽無始原尋不出起頭處此即整庵本無先後之説也不知太極不動離陰陽而亦不倚陰陽動静陰陽

雖無端始畢竟先有理而後有氣會得此意方可讀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句

必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事事物物皆然然亦有不盡

然者以天下言之或宜治而忽亂宜亂而忽治以一

人之身言之或為惡而蒙福為善而得禍以瞽瞍為

父而生舜以堯舜為父而生朱均皆不可解故朱子

曰氣强理弱然細思之其中畢竟有所以然在

問張子虛空即氣之說如何曰天地間只理氣二字易

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不必更分虛空與氣張子知虛空即氣而又曰太虛不能無氣又曰合虛與氣則仍分虛與氣矣所以正蒙下語雖極精微終不如周子朱子之劃然也

要知天地間總只陰陽陰陽總只是氣則於何處更討虛空

問張子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何

如曰氣無形而其聚其散皆氣之所為也性無感而有識有知皆性之所在也本所固有道不得個容字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要知形下不但是有形之物即空虛無形其中皆有氣氣亦是形下其中之所以然則道也故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張子誤認此意以有形者為器無形者為道故有取乎莊子之野馬絪緼而曰太和所謂道此處一差所以正蒙中言道往往多錯

道器二字即理氣二字知氣即是器則決不誤以無形者為道矣

要知形上形下即中庸費隱二字

道不可見惟知道之君子能見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滿空中都是道在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如何便是道曰魚飛戾天鳶躍于淵便不是道曰魚有文鰩鳥有鶺鴒何也曰水有温泉火有陰火陰陽互根反其類也

鳶飛魚躍是言虛空劈塞都是道理隨意指見前一物

都是這個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只緣有此形體便與天隔一層除

却形體渾是天也予謂形體本天所付若能踐形盡

性即此便渾然是天何消除得錫山高氏曰真知天

自是形體隔不得此言甚妙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行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

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予欲無言及無行不與兩章參看

問正蒙太虚太和之説本是説無極却只説得無字曰周子無極太極明理之無形張子太虚太和以無形為理

正蒙極言氣之絪緼聚散升降皆是道與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相似而實不同易着意在理上正蒙着意在氣上不知絪緼聚散皆氣也其所以然處即道只

隔些子便未透

舜光閱伊洛淵源問曰周子觀盆魚不除牕草此意可曉張子聽驢鳴以為此亦是道何耶曰此意思都只一般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有勇知方足民禮樂只見得人事暮春童冠風浴詠歸却見得天事

暮春數語須是先有個道在這裏充足飽滿自然隨時隨處都是天理發揚流動如孟子之手舞足蹈程子

之吟風弄月傍花隨柳都是滿腔子天機故能發揮出如許從容瀟洒若胸次有一毫不乾淨只現前便不能領畧此個道理與别人說不得工夫到後便自能見得也

邵堯夫拉明道伊川看花明道去伊川不去堯夫曰吾輩看花與别人不同伊川只不肯去是他未見到這所在然却是伊川妙處若未到此地位而强學作家則反失之也

虞九兄問堯夫前知全憑易數夫理數並稱理尊於數堯夫明理便能前知如何反資易數曰理無形數有跡無形者難見有跡者易知也

又問明理之人亦有能如堯夫事事前知者否曰天地間原無此理既稱明理豈有此事

言夏兄問理在天地之先數在天地之後如何明數之人能事事前知明理之人却不能事事前知曰理在天地之先範圍天地之化數在天地之後曲通天地

之情明數之人所以能事事前知者以數合天地非以天地合數若夫明理之人所見在天地之先以天地隨理不以理隨天地故明理之人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十日風五日雨皆理也若惠迪有時而凶從逆有時而吉風雨有時而不時則非理矣明理者不能知也明理者之不能知是天地之不能盡理非理之不能盡天地也豈反出明數者下耶

程子善惡皆天理諸儒皆以為疑不知此一語是從太

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

善惡皆天理善惡二字要看得好周子太極圖以善配陽以惡配陰善非必良善惡非必奸惡即如喜怒哀樂四字喜與樂便屬陽怒與哀便屬陰屬陽便是善屬陰便是惡又如好與惡好便是善惡便是惡又如生與殺生便是善殺便是惡凡喜怒哀樂好惡生殺無非天理故曰善惡皆天理

周子太極圖說曰善惡男女之分也亦只是以陰陽相

配不然豈男為善而女為惡乎

舜光問予欲無言是聖希天否曰聖人無時無事不希天不特此語

天者理而已矣士希賢賢希聖亦是希天也

問伊川易傳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如何解曰即理即象即象即理會得只是中庸費而隱三字

舜光問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言矣何以云不可得聞曰不可得聞猶今人所言聽

不出意思蓋夫子雖言而自家未能見到則雖聞而不省也今人每遇此等處往往强作解事豈果勝于子貢耶亦工夫不求自得耳

嘉隆之末有一種學問專一打合二氏將四書代彼註脚如此章書則曰性與天道原不可得聞可聞者非性與天道也心不在焉節則曰心正要他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然後纔是正心此種議論極淺鄙薄劣絶無意義朱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嘉隆

末徃徃刊為講章流播宇内高顧之學既明以後此種書已絶無然老學究猶記憶一二以此惑人世俗小聰明人見之輒喜不可不知
閒時看醫書亦甚有益于知天之學覺得五臟六腑九竅百骸無一不凖于天則人不能踐形盡性真是辜負天地
不但為儒當知天為醫亦當知天氣血臟腑在人之陰陽五行也五運六氣在天之陰陽五行也非究到天

人合一何以為醫故知學問不合天人不是學問

人身最重陽氣醫書云陽氣者若天與日人之初生只是一點陽氣即天地初生亦只是一點陽氣太極圖所謂動而生陽也人身能保此一點陽氣何年不可延何病不可却人心能保此一點陽明何善不可長何惡不可去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三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四

太倉陸世儀撰

天道類

動靜無端隂陽無始譬如呼前有吸吸前有呼呼吸亦無端無始也然人自父母初生時落地一聲即為呼吸之端始天地初開闢時亦必有個端始在邵子所謂天開于子也但開之先有闔闔之先又有開終無

箇起頭住頭故謂之無端始

天地中間之人止識得天地中間之理天地中間之事即聖人說到太極亦只是悟到天地以前天地以後俱有箇當然所以然之理至六合之外畢竟如何此譬如魚在水中豈能周知水外之事故聖人只是存而不論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正謂此等然在聖人原無欠闕

從來天地開闢之理自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外更

無人說到周子圖說自動而生陽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是說這個道理邵康節一部皇極經世亦是說這道理然康節是言數此是言理數終出不得這理在

天地間只是陰陽五行易明陰陽之理洪範發五行之蘊周子太極圖說則合而闡之以明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故至今自周子而後言陰陽者必言五行言五行者必言陰陽不特談道者為然即醫師日者

星相技術之家非此不驗蓋至理之所範圍莫能過矣康節以四為數言水火土石而遺金木終欠自然

薛文清云萬物皆一陰陽此語最妙萬物中惟天地為純陰陽其餘如日陽也而為離象則有陰在其中月陰也而為坎象則有陽在其中外至一物之細一塵之微無不各具一陰陽此萬物之所以根本于天地也

天純陽地純陰純陽只是氣純陰只是質萬物則兼有

氣質故二陰陽
邵子一元消長圖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半至禹即位八年得甲子始入午會至明天啟四年甲子入午會第十二運自開天甲子至此得六萬九千一百八十一年
邵子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只是將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八相乘以應六十四卦所謂天地之數窮于八八也其相乘之數則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者歲月日

辰之數也西山所謂以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寸分絲毫之數也以至歲月日時皆推至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故其歷亦用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分

邵子曰火為陽中之陰水為陰中之陽蓋萬物自天地而外無純陰陽者觀八卦可見

凡虛處皆天凡實處皆地凡氣皆天凡質皆地假如人物鳥獸其肢體血肉是地質其知覺虛靈皆天氣也

假如草木其枝幹花葉皆地質其生機皆天氣也

康節天依地地依天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語初看極是囫圇語然仔細窮究却是至理任他甚麽議論總不出此四句假如天不依地地不依天則天地還依個甚麽即使天地果有依附然為天地所依附者又依附個甚麽推而至於百千萬重無不皆然此是無了期話頭又如動靜陰陽若必要求個端必要求個始則無動無靜無陰無陽還成個甚麽此是個沒

巴鼻話頭天依地地依天此所謂以無窮窮之不若以有窮窮之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所謂以有窮窮之不若以無窮窮之也不惟道理如此實際亦必是如此實際總不出道理也

凡陰陽只是一氣陽氣下梢便屬陰今以天屬陽地屬陰天屬氣地屬質者氣老則為質質亦是氣也

氣老為質如人呵氣著物便成水氣陽也成水則為陰而屬質矣天一生水亦猶是也愈久愈實凡為火為

土為金為木都是這個氣

凡氣皆陽凡質皆陰五行皆質則五行皆陰也然則何以謂水為陰謂火為陽謂金為陰謂木為陽蓋陰陽初無定著以五行之質對五行之氣而言則五行之氣為陽五行之質為陰以五行互相對而言則水為陰火為陽金為陰木為陽譬之於人以男對女而言則男為陽女為陰就男女一身言則氣為陽血為陰總無定著也

天地間只是一陰陽就其流行處看便是一氣就其對待處看便是二氣萬事萬物都如此看

天地化生時人與萬物一齊生下不止是一種即一種亦不止一個氣所聚處即化出或以為止一二人者非也

天地化生至今亦未嘗絶即如泥土有被火燒過者其中生機已絶草種已斷然日月既久雨露之潤依舊生草此皆所謂化生也但天地初開闢時其氣厚故

能化生大物今則氣薄僅能化生微物而已由此觀之後來天地日益久氣日益薄即微物亦化生不得不特微物化生不得天地薄則天地所生之物亦薄即形生亦漸漸衰少此便是大氣將息之候也

宿虞九草堂早起偶見盆水初甚渾既而漸清渣滓下墜予謂虞九曰此即可悟天地開闢之理虞九曰然予亦于此悟天地化生之理蓋春夏時便可化生水蟲之屬秋冬時則不能也

生物繁多則天地之氣質薄猶之產子過衆則父母之氣血衰

或問天裂為陽不足陽既不足乃旋裂而旋合何也曰此猶人之有呵欠氣不續則有呵欠呵欠之後氣仍續矣

或問朱子天殼之說如何曰朱子亦是偶然帶說蓋天形如卵既如卵則似有包裹既有包裹則似有殼想當然耳然既有殼則須究到何處頓放此邵子所以

有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之説也凡此等事

皆聖人所存而不論所謂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昔人言斗柄東而天下皆春以漸而南而西而北為夏

秋冬此以堯時冬至日在虚仲春中星為朱鳥故也

今則冬至日在箕三度春分昏井為中星則斗柄漸

漸且指東北矣歴家筭二千餘年當轉一宫則指寅

者且轉而指丑指丑者又將轉而指子葢二萬餘年

而春分之斗柄且將歴指十二宫矣豈可執斗柄東

指一語為春分之定局乎

今立春至雨水後斗柄尚指丑建寅之説已差半月餘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為天之四獸分前後左右葢亦以

堯時天盤為定局而朱雀居午玄武居子蒼龍居卯

白虎居酉也若斗柄既移則周天之星俱轉前後左

右亦不可拘為定位

天文圖二分二至歴家向次四孟之中仍堯時羲和之

舊也西洋今改次四季亦以中星不同之故歟

斗柄逐月順天而左旋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日躔逐月逆天而右退如正月太陽過亥二月太陽過戌是也蓋日月合朔每在合宮如十一月日月會于丑則斗柄建子是為子與丑合以下倣此故曰日月會于上陰陽會于下今斗建漸差則合宮亦漸差

天地間只有陰陽陰陽只有五行釋氏之地水火風邵子之水火土石西教之天地氣火總欠自然

水火皆氣也氣濕則為水氣燥則為火故五行惟水火

為最先

五行皆氣水火則氣之稺木則氣之壯金土則氣之老而成渣滓矣故五行之次水火木金土

木無土無以生金無土無以藏水火無土無以附麗而土序于五行之後葢土者五行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正兒問天地生五行次序是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次序又是木火土金水同異如何曰天地生五行是氣

化五行相生是形化氣化形化二者不同氣化是一齊生下雖有次序却是衡生形化是一直生其間次序却是縱生人物之氣化形化亦然

虞九兄問思辨録云水火木金土為天地生五行之序木火土金水為五行自相生之序朱子太極圖釋又云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其不同何也曰此亦無不同但朱子是就氣與質分看五行其曰行之序是

指春夏秋冬而言也故曰氣愚則專就質上論五行耳

就質上看五行次序不同其理亦易曉譬如父母生下五子其次序是如此至五子又各生子則其次序又自不同決不能長房生長子次房生次子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

問伏羲畫卦時何不取陰陽五行而取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曰伏羲畫卦時是一直疊起兩兩對待見天地

間最大之物自天地外惟有雷風水火山澤故即取以為象要之八卦自後天看即是五行水火而外天與澤金也雷風木也地與山土也五行一陰陽也

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是本河圖然河圖上但有自一至十之文繫辭但有天一至地十之語而無五行生成之說疑文公此言本于周子太極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一語然細玩太極圖水天一所生而成于地六故自左而交系于右火地二所

生而成于天七故自右而交系于左此極與河圖相合但茍如此則木又當居右金又當居左而圖不然豈水火之位以成言木金之位又以生言耶且周子言陽變陰合則似五行俱天生而地成陽生而陰成者然如此則又與陰根陽陽根陰之説不合未審如何

九咸問五行生成固是因河圖而起然亦有實際可言否曰以實際言之想天地初開闢時其空中一團温

潤之氣全是水然必降于地而後成水是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者火蘊于石為出于地然必

麗空始明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者凡木之生皆

是天氣先透上然後地氣附之而成質今大木鋸開

中有紋理層層直上其間皆有細點空處此即天氣

也地生芝菌亦木之類此屬化生尤可想見其中間

空處是天外實處是地也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

者金出于鑛五金皆在地然亦得日月雨露之精華

而後成故曰天九成之土則全是地然許多渣滓俱是從清虛中澄積下來是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也人身五臟配天地五行故即五臟之生亦可想見五行之生養生家曰人之生也先生乎腎其絶也亦先絶乎腎故人在母腹初受胎時止是兩腎兩腎中間一點空處此受氣之初連于母臍受母呼吸道家謂之橐籥次即生心生肝生肺生脾而周身之肉生焉與五行之生次序無二也

即人之絶也先絶乎腎觀之天地消歇亦必是水先竭
試觀堯時洪水至今江窄川堙已是漸成滄海桑田
矣水竭則火熾前人刼火之說亦未必為無謂
朱子謂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説得最好不輕下一字今
看來亦未必然其解曲直曰能既曲而反申也解從
革曰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與蔡氏曲而又直從而
又革之說不同此不必論至水火土不得而制夫土
可尅水火亦緼于石何謂不得而制又曰木金為土

之華實木金之性有水火之雜夫謂木金為土之華實則可謂木金性有水火之雜無乃支離

正兒問五行相生如木之生火火之生土土之生金水之生木皆可無疑獨金之生水金何以生水耶謂金得火則流而為水耶曰非然也此以五氣之流行言也其說本于後天圖所謂帝出乎震者至秋冬之交則乾與坎遇乾金也坎水也乾之生坎即天一生水而為金生水也若以為金得火而流何啻天壤

日為至陽之精陽氣能生萬物故日所至之處萬物即隨之而生南至而為冬北至而為夏夏則物生冬則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嶺南四時皆熱而草木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則多沙漠不毛矣遠日故也

寒暑之往來存乎日潮汐之消長應乎月寒暑氣也陽也故存乎日潮汐水也陰也故應乎月

或問先儒言陰陽之氣皆有六層一層進則一層退似乎寒暑關係陰陽非由乎日者曰日者陽精日之進

退正陰陽之所由消長也所云六層者以卦氣言即十二辟卦如十一月是復十二月是臨之類葢日自冬至後漸北漸近則漸煖至夏至而暑極自夏至後漸南漸遠則漸寒至冬至而寒極凡十二月所謂進退皆有六層也然冬至之寒未極至大寒而極夏至之暑未極至大暑而極者如日出之蒼凉日中之沸湯以漸而至非有他説也若寒暑不由乎日則九州四海之寒暑宜絶無異同乃何以北多寒而南多暑

赤道之下其人裸身赤髮鐵勒以北竟至有冰海哉

亦史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如何解曰天地間隂陽

消息動静盈虛之理大自天地細自萬物莫不皆然

然其間之可指而易見者莫如晝夜故即一晝夜之

道茍能㑹心于此則幽明死生鬼神隂陽消息動静

盈虛之理無不一以貫之矣玩一通字一道字即知

晝夜二字所該甚廣邵堯夫一部皇極經世只是將

歳月日辰推而上之得元㑹運世推而下之得分釐

絲毫此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古人悟處大約

即小見大道理只是一貫

熊兒問儒者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即如此草木何處

見得他與人一體曰草木不是與人一體如何補氣

者食之便補氣補血者食之便補血緣他與我同受

這陰陽五行之氣故渾合無間

晝夜只陰陽兩字更不必分外尋討

日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惟春秋分則正在赤道

故晝夜適中而寒暑亦適中若冬至則日道晝在極南夜在地中間矣故池有堅冰而井水翻暖夏至則日道晝在頂上而夜在極北故時方溽暑而井泉翻寒總之係乎日也

日之所行為黄道月之所行為白道天文家惟月道最難明洪範謂月行九道此以日之黄道為主而以月道之出其南者為赤道出其北者為黑道出其東者為青道出其西者為白道四道各二為八道並黄道

為九也其實月道不止于九月道之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為一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杪歷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則月道應二百四十九變謂九道者約畧以四正四隅言也

日行一歲一周天故每歲則有日差月行二十七日一周天故每交則有月差日行遲月行疾故也

日與風雨霜露雷霆皆于萬物有損益惟月于萬物無損益其亦后妃不參外事不主生殺之義歟

予向謂月光應日非借日人頗以為疑今讀袁了凡論以為日食有南北互異之分若謂月光借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為盈虧則安得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杪之異此言亦足為月光應日之証

正兒問恆星是何人指點出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人總是一理恆星即庶民庶物之精聖人因其有是象即因而指點之堯時已有星名不必巫咸甘石而後有星名也嘗憶少年數歲時夏夜仰卧庭中見

衆星歴歴如城郭及今觀之即天市垣也乃知星固可以象測

或問客星彗孛之類既云天所不常有則是本無之星也何以忽然而有曰此亦氣之所為天與人只是一氣人事一動于下則天象即應乎上氣相通故也如魚鼈在水底稍一動作則水面即有泡沫如桴鼓之響應此極平極實之理

邵子曰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為阜堆此言非也凡

如星而隕者皆空中之氣有光如星隕為石亦氣所結非星隕也恆星之體亘古不動非知天文者未易與言

彛光問飛流隕墜古人皆謂為星變而先生獨謂非星何歟曰此非星亦氣之所為乃氣之聚而有光者也予嘗留意飛流則見有極低如在數十丈已上者過時有聲過後有烟至于隕墜如雨則曽見兩次然天上恆星仍朗然不動其忽然爆出下墜者于起處止

處皆無星故知飛流隕墜為氣而非星也或曰夏夜見星流極天而高豈亦氣之所為而不至于天歟曰夏夜小星之流固是高極于天然以理推之亦非在天之星必在低處也何以言之從來運行之速莫如天恒星附天而動宜何如之速而自下視之若不動然以其高也若夏夜小星之流其疾如箭使非在空中低處則飛流之行其速億萬倍于天歟

即星象之變動下關人事如此乃知人一舉念即與天

通感應之理甚微而著勿謂是老生腐談

霜露只是天地間一氣露是春夏間和氣所成故能生物霜是秋冬間肅氣所成故能殺物要之只是一氣

堯夫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此語似微近戲不若云從陰陽搏擊處起

或問昔賢謂雷為陰陽搏擊之聲何處見得曰陽氣為陰氣所掩而陽盛陰不能敵則噴薄擊射而出轟然有聲如人之有嚏然人之有嚏亦是内氣為陰邪所

掩其有嚏者則感淺而内氣盛不能嚏者則感深而内氣弱也

雷去地近若在高山上山下雷鳴嚶嚶如小兒聲又雷迅則地亦動故昔人謂雷從地出

又問陰陽和而後雨之說如何曰所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也然須是陽氣先蒸動得那陰氣使之騰而上升然後陰復為陽所逼四散而下如今之煮燒酒取花露者皆火氣蒸濕氣而上為物所逼不得散故垂

而為水也

五行中天一生水畢竟水是生生之物假如天地間若不得雨露之澤常常沾潤則萬物皆不生矣然雨露須有暖氣蒸之而生此暖氣即火也火陽也水陰也水火即陰陽之有迹者故五行中水火之德最大

乘氣而升不獨龍為然凡物多有能乘氣者如騰蛇游霧文鰩夜飛之類是也

又問冰雪皆隆冬所結今觀雨雹其質有如積雪者有

如凝冰者似亦冰雪所為何以不論冬夏隨時而有曰此陰邪不正之氣故所過必殺物無遺亦有出于龍所為者蓋秉不正之氣而為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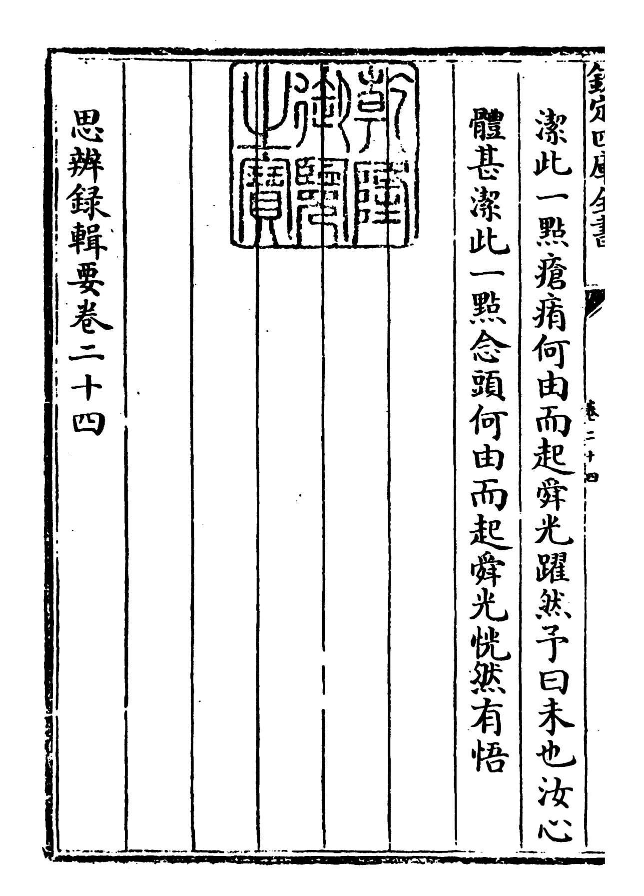
雹之起往往有先徵予戊子三月晝更初時見有黑氣自西北起色甚濃直貫東南下覆約里許之潤踰時而散二日後天大雨雹亦自西北至東南其長潤如黑氣之限鄉人亦謂其中有龍

張子曰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此理甚精

又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為風此言恐未必然風只是陽氣陽氣歡忻而披拂則為和風陽氣奮起而猛厲則為疾風如人一身喜則有喜氣怒則有怒氣皆陽之所為也

亦史問龍陽物虎陰物雲陰物風陽物何以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曰陽根陰陰根陽

偶與舜光同步見碧天無際忽起一點微雲舜光問天體甚潔此一點浮雲何由而起子曰譬如汝身體甚



潔此一點瘡痏何由而起舜光躍然予曰未也汝心體甚潔此一點念頭何由而起舜光恍然有悟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張能愈

思辨錄輯要卷二十五

太倉陸世儀撰

天道類

問西法地在天中四圍俱有生齒海水周流於地其說似不可信然與古渾天所謂天形如卵者正相合地在空中雖是荒唐然云太氣舉之似亦有此理如何

曰此說不但我輩難信即傳其學如李之藻者亦疑

之葢天氣輕清地形重濁輕清上浮重濁下降理也即如卵黄在卵中亦必偏居一邉未嘗在正中亦重者下墜耳至四圍生齒其足相對而立尤為不經彼以蟻之倒行為喻夫蟻之倒行身輕而足力能舉之耳試於倒行之時以指撥之必應手墮墜上下之勢然也人之行豈能如蟻邪若海水附地周流而行尤非水無有不下之理愚意天形如卵積氣甚厚地居天中水土和合如卵黄之居白中而勢偏向下亦如卵

黃之下墮日月則行於積氣之中昔人謂水載地天載水庶幾近之

邢雲路歴書闢地影蔽日之説云春秋二分日食於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平如衡地猶在下烏能蔽之此説可証地平猶在天體平分之下

問地在天中之下則何以日出日入晝夜之分數各半乎曰西法卯酉時有朦朧影當為朦朧影時日已出地上其為朦朧者地氣障之也

予于戊子春與諸及門論天體聞者多不省適有琉璃明燈因令周生巽徵以空處為南北極而畫黃赤道及二十八宿於上手轉之觀者俱豁然因思燈圓雖似天體而人在外觀猶為未盡有大力者當為琉璃圓球如屋大刻畫恒星赤道於上而開其南極為隙以入人坐其中設機轉之日月道亦另為機轉之而設火於外琉璃體明諸星燦然頫首仰觀便無一不與天合中間大地則刻木作地形以水浮之當天體

旋轉時水與木仍居中不動似頗與天地之形相合

友人問地動曰地是大塊一動則無不動乃每于一處動何也曰天地猶人一身地動猶人身之肉跳耳蓋偶於此處不和故即於此處動也此皆氣之所為於此見地中皆天

又問古今地動惟山陜最為怪異有崩陷至數十里動揺至數十日者吳越則無之何也曰地之有山水猶人身之有骨血血足之處肉不大顫水足之處地不

大動譬如人之中風周身未必大動而頭面則口眼歪斜葢頭面為諸陽所聚氣多而血少也山陜之於吳越想亦如是

或又問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理如何曰天之載地猶水之載舟雖萬斛奚難所謂大氣舉之也

天地間只有山水夫山有山性水有水性然山水之性又各不同如隴山尖削吳山平衍蜀山高峻浙山奇秀水則涇清渭濁江淮河漢各各不同而濟水則能

為伏流行地中至於海水有綠水洋黑水洋同是一水而中分界限截然不亂真是一物一太極

山性靜水性動此統體之太極也山水性各不同此物物之太極也統體太極即理一物物太極即分殊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地所以載物而有流沙水所以浮物而有弱水天地間何所不有然而物物之太極自在

以理一分殊觀天地間萬物真是千奇百怪又却是一

理渾然

地理風水不可謂無昔人云人身小天地反觀之則天地即大人身天地之有山水猶人身之有骨血也骨血所聚能生育男女山水所聚能長養萬物故古今大都會處必是好大風水

地理書最多然惟蔡牧堂發微論最純正精簡學者不可不觀葢儒者之書也外此則近於隱怪矣觀者幸無為所惑

潮汐之論惟余襄公安道之説最得其正其言曰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確不可易朱子極取之然愚以為襄公之説但能測驗而得其事應耳猶未為探本之論也夫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據襄公説潮汐始於卯極於午始於酉極於子是始於陽中而極於陽盛始於陰中而極於陰盛也竊謂不然天地之氣無一息之停當其消時便是息時正

如姤復之於乾坤緊緊相隨如環無端海潮亦然當其平於子午是其極盛之時正其極消之時也纔過子午之半海中之潮又生矣是潮汐生於子極於午生於午極於子但初生時甚微又其來甚遠初不之覺至於卯酉而後盛見非生於卯酉也此即一日中之小乾坤一日中之小剝復學者不可不知

問潮汐應月昔人論之詳矣然聞番禺有沓潮又不盡應月如何曰此即所謂分殊也即所謂一物一太極

也要之理一與統體太極自在

問潮汐分殊與物物太極處亦有實際可言乎曰有譬如人之呼吸一氣也而亦有噫噯吹呵之不同然其為氣則一也

邵子曰潮汐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此語最好潮汐是天地間大呼吸呼吸氣也潮汐則氣之見於水者也故知滿乾坤俱有呼吸之氣特人未之見耳

問水皆就下亦有西流之水乎曰水只是就下非必東流也如弱水是西流瀾滄江是南流又海中有落漈海舟入則漂而不返殆昔人所謂尾閭者又一處兩水相背而翻其深不測舟經其上則曳而入必乘快風乃可過海人謂之㴑性各不同總之皆就下耳即山東趵突泉噴薄而上高且數尺亦終必歸於就下

問趵突泉之義何居曰氣激之耳如人之津唾便溺皆能激而使高氣為之也

問海醎泉甘何也曰海下泄泉上湧下泄故醎上湧故甘如人之便溺則醎津液則甘也

問尾閭沃焦之說有之乎曰尾閭之說難信若果有尾閭則所洩之水歸於何處沃焦山以為水至此處則如沃焦釜理或有之然一山能耗幾多水愚謂水在天地間滲入土中潤澤萬物猶血在人身中滲入肌肉流通營衛由多漸少由盈漸涸不必尾閭沃焦而後水始洩也如人老則精血竭想天地老則海水亦

當枯耳昔人海水桑田云云事雖未必理則有之如禹貢三江此亘古以來大水今皆成平陸亦一証也

天地間只有幽明死生鬼神六個字最難理會最易惑人凡異端邪教無不從此處立說以其無可捉摸無可對証所謂秉人之迷也孔子繫辭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與他個實境界實對証人被異端惑只是讀此節

書未透

二氏之說以為天堂地獄人死之後果報歷歷不爽即賢知者亦然其說果爾是幽勝於明也天地之間陰不能勝陽夜不能勝晝豈有幽勝於明之理即所云果報只是惠廸吉從逆凶只在明中非在幽也

或謂果如此言則自古忠孝受殃奸惡倖免者將遂如是已耶曰此氣之不齊者也自有天地以來氣之不齊者多矣何獨於此致疑而必沾沾然責其報乎且

古之為忠臣孝子者非以其必有果報而為之也以果報而為則其為忠孝也亦薄矣夫忠孝而受殃奸惡而倖免者氣也惠廸必吉從逆必凶者理也氣有時而勝理而理必勝氣試觀天地之間忠孝獲福者多乎奸惡獲福者多乎忠孝獲罪者多乎奸惡獲罪者多乎得其正者常也不得其正者千百中之一二也變也常則人不以為訝變則人皆怪之故往往以為不平而必快其意於果報也要之果報非無但皆

在明中未必如二氏之說耳

忠孝雖受殃奸惡雖倖免然事定之後或易世之後未有不表揚忠孝追罰奸惡者是即所謂果報也豈藉於不可見聞之空言乎

或曰禮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若子言則幽無鬼神耶曰何言無鬼神但禮言禮樂鬼神亦只是惠廸吉從逆凶之意非必如二氏刻畫一不可見之鬼神以滋人之惑也

古人動色相戒往往稱天稱鬼神五經中所載甚多四書中雖罕言然中庸稱鬼神之為德論語稱敬鬼神而遠之何嘗不言鬼神乃令人不學五經四書之言鬼神而效二氏之言鬼神亦昧於幽明之故矣

問易言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朱子釋之曰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以晝上南高為明以夜下北深為幽何如曰此以釋幽明則得矣然幽明之故故字則如何解故字

中須有個所以然在葢幽明二字人知之矣而其中所以然則未必知故往往一言幽明則便有許多異端雜説使人恍惚疑似而無所主此不讀易之過也惟一讀易則知天文之所以為天文地理之所以為地理不過是陰陽所成道理俱有一個來歷俱有一個着落即周子太極圖説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謂也此數語便是此段書故字註

脚不然舍太極圖而别求一解不惟膚淺且全失聖人之意矣

天文不但晝夜上下地理不但南北高深其中無窮無盡道理總只在一故字中也

二氏好言果報往往綴拾閭閻細事為書其為果報淺矣予謂廿一史是大果報書試觀多少成敗興亡那一件不是果報

問釋氏好言生死吾儒獨不言生死何也曰儒家如何

不言生死只是言生死與釋氏不同朝聞夕死全受全歸此一身之生死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天下之生死也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此孝子事親之生死也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此忠臣事君之生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志士仁人之生死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哲保身之生死也吾儒之言生死也大矣豈必日日低眉合眼飽食安坐思所謂無常迅速者而後謂

之生死哉

儒者之言生死專在生上用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祇求盡生前之學問以祈夕死之可佛氏之言生死專在死上用力故曰但念無常慎勿放逸祇求盡死時之工夫以冀來生之福緣為僧之人多係鰥寡孤獨現前已無生路不得不於死路上開一生面要之只是世上無全受全歸之聖人不能行養生喪死之王政故使窮民之無告者鬱而為此等生死之說所謂

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也

友人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往予曰子未讀太極圖說乎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生之所從來也知生之所從來則知死之所從往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是實話不是機鋒話

問朱子言僧道既死多不散此語有之乎曰有之葢僧道平日務於寶嗇精神完養此心又其胸中無窮意願未曾發舒故其死往往結而不散生有投胎奪舍

之事亦是常理此等事君子非不能為然非天地間中正經常之道故不肯為

問僧道雖保嗇完養恐必無死而不散之事曰未必人人如此然此亦不是奇特事譬如妖狐拜月亦可為人草木無情之物久得天地之精氣亦可作怪家語所謂物老則為怪酋也況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能結聚精神神通作弄但此亦是成精作怪之類故君子不之貴耳

問僧徒如何必要打坐坐化豈以此惑世乎曰人之精神竪起則明放倒則昏醫經言肺為心之華葢竪起則肺不掩心故明放倒則掩心故昏又睡中以手掩心則夢魘此一証也左傳云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亦是此意僧徒打坐坐化只是要其生前死後不昏散之意

養生家議論如調息守中嚥津叩齒之類皆有益於人予少嘗為之亦頗有益然殊費讀書工夫年餘遂决

去人欲思為聖賢不知有幾多事業在安能垂簾塞兑日日學深山道士乎

問三魂七魄之説朱子謂魂屬木魄屬金三七只是金木之數是如何曰此亦不典之論不必究心穿鑿魂只是氣魄只是精人之悟性屬魂記性屬魄大約即是天氣地質故人死則魂升魄降復歸於天地也質附氣而起魄附魂而强令人視聽衰者魄先衰也大約由思慮物欲之多故古人恒用收視返聽之功朱

子所謂收召魂魄也

問繫辭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朱子註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何如曰此似說死生不似說鬼神矣物只是神物非人物如龍蔡流庭化為黿及神降於莘之類游魂只是說魂氣無不之非魂升魄降之意變如伯有為厲嘯於梁觸於胸之類情狀二字妙蓋鬼神有情亦有狀如鬼猶求食及為立後是其情

也神燈鬼火是其狀也人能明於易道則鬼神雖千態萬狀不過陰陽之所為其為物者精氣也其為變者游魂也其所以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陰陽也從為物為變中想出鬼神許多情狀則所以安妥鬼神之道即在於此矣

問如此似止論得變怪之鬼神其尋常之鬼神却不曾言得曰尋常之鬼神不過是天神地祇人鬼然天神地祇人鬼意已在上文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中此只

是因鬼神中有變怪者雖賢智不能無惑故又摘抉
言之所謂鑄鼎以知神奸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
若之意也細玩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八字意可見
即兩句中亦可以見尋常鬼神精氣為物天神地祇也
游魂為變人鬼也然物字變字終有形迹
問如何是安妥鬼神之道曰龜山楊氏曰可者使人格
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
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議論最妙只

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意言鬼神有無只在人心也妙處在分別可不可可者正祀也不可者淫祀也可者使人致生之不可者使人致死之聖人務民義而敬鬼神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推此義也可以制祀典

鬼神氣也氣必有所憑而後久設主以依之血食以資之皆所以使之有所憑也此古人制祭祀之意也

鬼神二字畢竟與陰陽不同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

用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雖說得精密濶大然畢竟是就陰陽上說所以一向講到春生秋殺日升月沉花開葉落手持足行竟與陰陽無二至於伯有為厲則以為別是一種道理意在扶持世教防世人之惑而世人之惑滋甚此主於理而失之過者也愚謂鬼神二字與陰陽不同以鬼神為陰陽則可以陰陽為鬼神則不可即以四書五經中所稱鬼神證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是把鬼神與人對說又曰敬鬼神而遠之若是陰陽之鬼神如何可遠中庸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下面便說使天下之人緊緊接去明是指祭祀之鬼神易經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亦是把鬼神與人對說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四時是四時鬼神是鬼神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以鬼神根死生言是鬼神二字明明專指祭祀之鬼神

何嘗與陰陽相混惟其不與陰陽相混而又確然有一定之理不離世俗之所謂鬼神亦不雜世俗之所謂鬼神此聖人之理所以不同於異端也

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又曰凡天地風雷山川之屬皆曰神祖考饗於廟曰鬼此是鬼神正訓

鬼神只是天地祖宗五祀天地之屬也厲祖宗之屬也不過是天神人鬼至於淫祠邪鬼雖非正理然天地

間亦自有此理葢鬼神由人而生淫祠邪鬼由邪人之所生也世無邪人則自無淫祠邪鬼矣語云有道之世其鬼不靈愚亦云有道之人其鬼亦不靈世决無正人為鬼迷者

問如何是不離世俗之鬼神亦不雜世俗之鬼神曰世俗之所謂鬼神天地祖宗也聖人之所謂鬼神亦天地祖宗也此所謂不離世俗之鬼神也然世俗之所謂天地則如二氏之所稱梵天帝釋玉皇十地謂必

有宫闕殿宇人物形像聖人則以為皇天后土裁培傾覆為萬事萬物之主宰而已世俗之所謂祖宗則如二氏之所謂追薦超度與夫盂蘭盆會謂必有輪迴必有地獄聖人則以為祖考精神之所存子孫孝思之所寄致吾孝敬致吾思念而已一以誠一以妄一則惑於事之所本無一則信於理之所必有此所謂不雜世俗之鬼神也

言夏問事鬼神章是事鬼神之理即在事人中知死之

理即在知生中否曰不知死生須觀晝夜假如人欲夢寐清穩夢寐中却着不得力須全是從日間修身養性然日間修身養性原不是專求夢寐中清穩只是日間所為原自當如是晝之所為出於正則夜之所夢亦出於正耳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學問更無事鬼知死學問也

言夏兄問嘉靖中凡塑像皆易為木主固善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予曰城隍地祇也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

祇不可以塑像曰然則孔子不妨塑像耶曰可但時代即遠傳寫非真雖欲貌之無從而貌之則塑像恐涉偽耳非理有不可也江升士九曰予嘗見蘇州郡學立木主於座而刻孔子石像於傍予曰得之推此以往則不惟文廟凡有功德於民之人鬼皆當如此既無褻瀆之嫌亦盡景仰之道

儒者之斥塑像以其始於釋氏也然天神地祇原無是形故不可妄為塑像若人鬼則原有是形塑像何妨

龜山楊氏曰致生之故其鬼神塑像亦致生之一事也此猶勝於古人之立尸葢古人立尸亦是想像之意使當時有塑像法古人必用之矣

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為苟毫髮而不似我父母則為他人此言似屬太過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亦何害於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不得一覩也此予於先妣亦抱終天之憾也

人子於父母之亡决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若祖宗有賢德及為時名臣則斷不可不傳影神為後人瞻仰之資

問二氏之鬼神如何曰道家之所謂鬼神尊則上帝卑則里社皆本有之鬼神也而稱之以玉皇褻之以齊醮其失在於過卑釋氏之所謂鬼神遠則西域驕則三世皆本無之鬼神也而以為主持歷刼以為普度衆生其失在於過高過高過卑即所謂過不及也無

是理即無是氣何以為鬼神

人死之有鬼猶木燼之有烟皆氣之餘也横死者其鬼厲強死者其鬼靈猶今之生柴頭木性未燼而強滅其火則其烟盛至老病而死者其鬼多寂然無聞葢其氣已盡猶之油乾而火盡者燈熄亦無烟也或執以為必有或執以為必無皆未知此義

問凡物之有光者皆屬陽神燈鬼火此陰屬也何以有光曰有光者不必皆陽屬也惟天為純陽然天未嘗

有光日陽精而中有闇虚火陽盛而外明内暗皆為坎象故知陽雖有光必麗隂始明隂雖無光然得陽亦現螢火宵行隂蟲也而有光者鬱蒸之氣為之也神燈鬼火或氣盛而有光或氣鬱而有光氣盛則隂兼陽氣鬱則隂生陽故有光昔人謂戰塲多燐下有戰血也此即是鬱氣所為

月隂精而有光者得日而明也蚌隂物産珠夜明亦得日月之精也恒星有光者星為少陽亦非純陽也故

陰陽必相兼而有光

鬬戰場燐火旣得聞命矣所謂陰房鬼火則何如曰總之非盛而有光即鬱而有光二語盡之陰房則陰盛而有光也

精氣已成故為物游魂未散故為變

問鬼神無形與聲乃或有形有聲何也曰無形無聲常也有形有聲變也然聲或有之矣形則未必盡必衆人共見者然後謂之形若一人獨見則目眚也所以

然者鬼神氣耳聲乃氣之所為形則非質不成也

問精氣為物亦有形乎曰此如龍漦為黿之類葢神怪之屬非尋常之鬼神也所以然者氣無質精有質龍漦精之屬也故有形

問山魈木客之類亦常有形何也曰此則神怪之屬兼精與氣者也

世間多有妄托鬼神者不特巫覡即士君子之中往往有之予初聞雖不之信亦不敢斷以為欺人徐而詢

之率皆欺人也非為利即為名甚有為色者亦大可駭矣其人大率多遭奇疾奇禍此則真鬼神之靈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獨褻鬼神而慢之恰恰相反安得不遭疾禍

吾鄉有託鬼神言幽冥事者鄉人競往聽之抄傳其說予時方十七八閲其說即指為偽鄉人皆為予汗下不半年其人以奇疾死賢者當於此等事深加辨察庶不為妄人妄書所惑

亦有之不欲遽斷其無耳至真正耳目所及則竝未見有一投胎者未可輕信也

凡産不由户者釋氏以為世尊轉輪聖王之瑞儒者則以為未必然偶閲祝枝山所記成化十七年張珍事珍宿州人妻王氏於臍右産一男鼻準中有黑痣一又尹氏瑣綴録則云成化二十年徐州婦人肋下生瘤瘤破産兒有司具聞日給膳米尹曽見之又嘉靖末真定屬縣婦人右脇生男甚雄壯六歳死前二男

至長亦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五